

神秘文化系列·



神魔记

古老奇异的道
上古法器，惊
道，非常道：

眼花缭乱的法场景
，
密宗，道术，阴阳，禁咒

覆塔
I
奇阵

姚无伤◎著

神魔咒

姚无伤◎著

覆塔奇阵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神魔记. II / 姚无伤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08.1

ISBN 978-7-5399-2772-5

I. 神… II. 姚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94686 号

神魔记 II ——覆塔奇阵

著 者: 姚无伤

责任编辑: 于奎潮 顾文喆

文字编辑: 卢培金

封面设计: Z2 工作室·张子建

责任监制: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: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网址: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经 销: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: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: 170 千字

印 张: 17

印 次: 2008 年 4 月第 1 版,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399-2772-5

定 价: 23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第一章·后山 /1
第二章·回忆 /7
第三章·人阵 /16
第四章·天机 /22
第五章·掌门 /35
第六章·龙血 /43
第七章·进京 /52
第八章·机缘 /58
第九章·京城 /81

第十章·斗法 /87
第十一章·寻宝 /96
第十二章·宝库 /106
第十三章·困斗 /112
第十四章·古墓 /118
第十五章·脱身 /124
第十六章·劫囚 /129
第十七章·法场 /138

CONTENTS
目 录

第 十 八 章 · 雪 山 /145

第 十 九 章 · 双 圣 /153

第 二 十 章 · 怪 洞 /161

第 二 十 一 章 · 覆 塔 /173

第 二 十 二 章 · 密 室 /182

第 二 十 三 章 · 毒 药 /191

第 二 十 四 章 · 回 山 /200

第 二 十 五 章 · 归 家 /207

第 二 十 六 章 · 三 场 /216

第 二 十 七 章 · 多 难 /223

第 二 十 八 章 · 往 事 /229

第 二 十 九 章 · 定 亲 /238

第 三 十 章 · 公 主 /248

第 三 十 一 章 · 疗 伤 /255

第 三 十 二 章 · 灵 月 /262

后山

第一章

SHEX
MO
JI

又是一年芳草绿，龙虎山上春意盎然，上清宫依然掩映在万绿丛中，时有香烟缥缈盘绕，还是世外仙境的样子。

在上山的路上，一个行装打扮的道士走了上来。脚下虽不慢，但不见急促之态。头上斗笠、背上长剑包裹，青色的道常服虽然很旧了，但还是很干净。他抬头看了一眼不远处的上清宫，正好一团白烟从宫中升起。在旁人眼中，这烟气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但这人猛然震动了一下，喃喃自语道：“居然是鹤烟，难道师弟已然开始炼鹤翔丹了吗？进境好快呀。”

正在此时，旁边蹿出一个半大的小道士，大叫道：“林师兄，你回来了！太好了，天师他老人家这两天正在念叨你呢！”

这道士正是林静常，与他打招呼的是他的师弟李静心。林静常微微一笑，李静心又道：“师兄，你这一走就是一年，每次回来也就在宫里只待上一个月，我们可真是想你呢。”

林静常笑道：“你们想我？怕是想听我说那些海外仙山的故事吧？”李静心不好意思地搔搔头，道：“赶紧上去吧，天师真的在等你。”

两人说笑几句，一起向山上走去。李静心又道：“师兄，这次去蓬莱

七岛，灵药采全了吗？”

林静常道：“有无知道长帮忙，哪里有采不到的灵药？倒是刚才宫中升起的烟气奇怪，明明是鹤烟，难道是静明师弟已经开始炼鹤翔丹了吗？”

“是呀。这一年里，静明师弟的进境快得出奇，连天师都觉得很奇怪。”说完，静心悄悄贴近林静常耳朵道，“我们都觉得，是那个叫做伴琴的花妖帮了忙！”

林静常笑道：“不许背后说人家的坏话。”

李静心急道：“这可不是坏话！就是觉得师弟进境实在太快了一些。师兄你想，本来这鹤翔丹是打算炼来给你，但应该在明年才开始让静明师弟炼制的，结果他今年就可以炼了。不是有人帮他，谁相信？”

林静常道：“静明师弟进境快，你这做师兄的应该高兴才对呀，如何像是不太高兴的样子？”

李静心道：“也不是不高兴。天师说过，我道家法力循序渐进，求勇猛精进没什么不好，但怕走火入魔。何况，何况……”

“何况什么？”

李静心四下看看无人，似乎下了决心说道：“那个伴琴怎么说也是妖精，师弟好像被她迷惑得不行了。”

林静常失笑道：“静心师弟，你怎么还是看不开这人与妖之间的事？我这三年辛苦采药是为了什么？照你这么说，也是为了妖精，也是被迷惑了？我看，一定是平时伴琴总是拿你们逗来玩儿，你才这么说的。”

李静心嘿嘿一笑：“师兄当然是不一样了，何况灵儿姐姐是我未来的嫂子，谁敢说什么？今年采药回来，灵儿姐姐是不是就会把真身修补好，可以招魂归位了？”

林静常道：“是呀。”

说罢他眼望远山，仿佛又回到了三年前身在地府中的那刻。

李静心看他出神，知道师兄是又想起了伤心往事，赶紧一碰林静常道：“师兄，别想那么多了，天师还在后山等你过去呢。”

林静常一醒心神，暗道：“今日这是怎么了？总是有些心神不宁的，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？”这么想，但话没有说出口，脚下加紧，也没到上清宫中，直接随着李静心向后山走去。

到得后山的演法洞前，李静心笑道：“我就不进去了，天师这几天全在后洞里，你自己去见他老人家吧。”

林静常道：“好。等我给他老人家请过安，再到宫中给你们讲故事。”李静心喜道：“好！”便欢跳而去。林静常摇头道：“师弟还是小孩子脾气。”

这时，洞中传来一个声音道：“静常，师弟是小孩子脾气，你就是大人了吗？”林静常一愣，听出是天师的声音，赶紧道：“天师，我回来了！给您请安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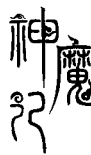
那声音道：“赶紧进来吧。我掐算你这几天应该到了，正在等你。我在后洞。”

林静常道：“是！”手往下一指，五烟遁发处，身子腾空而起，向演法洞中飞去。龙虎山是道家圣地，全山基本不许龙虎山本山的弟子驾遁法往来，演法洞是个例外，因为有些道术不驾遁法就不能施展。

进得洞来，是一座厅堂一样的巨大空场，平整如玉的地面上，太极八卦图有九幅之多，周围还有金木水火土五行法物，头上的洞顶上垂下数十根石笋，每根石笋上都有碗大的一团银光，映得洞中如同白昼。

在这空场的尽头有一扇门，上面有一幅太极图，阴阳鱼的眼中分别有一黑一白两道光华闪闪流动。林静常驾遁到这门前，双手推在这阴阳鱼的眼上，运起玄阴真火一转，整个太极图旋转之下，中间闪开一个大洞，林静常驾遁光从洞中穿了过去。

入得后洞，是一条很长的甬道，四壁画满符咒、法器、烟云等物。林静常知道，这是龙虎山最隐秘之处。自己还是上次离山的时候由天师特准这次回山之后可以到这里来，并传授玄阴真火中倒转阴阳之法，才能推开阴阳鱼进到这里。如果外人进入，即使破去门上的太极图，到这甬道中，这些符咒等物都是极厉害的阵法、法术，恐怕当今的修行者没有





人能全身而入。

甬道走完，前面又是一扇门，林静常依前法通过。一进门，林静常就是一愣。只见这本应在山腹中的后洞，竟然如同一座很大的花园一般，不但繁花似锦，而且林中还有仙鹤、梅花鹿等悠游其间。天上日轮如火、园中清泉环流，哪里是在山腹中的样子？即使外面的上清宫亦有不如之处。这几年他走遍天涯海角采药，只在海上散仙的仙山中才见过这样的景致。

林静常虽然惊异，但毕竟已不是几年前那个刚刚下山的小道士了。他四顾一下，亮声道：“天师，弟子林静常回来了！”

对面一片松林中传来天师张正常的声音：“静常，到这里来。”

林静常答声“是”，驾遁光向松林飞去。路上遇到几只白鹤与梅花鹿，都是只看了他一眼，接着漫游自己的，如同养驯熟了一般，见人不惊。

到得松林边上，林静常落下遁光，步行走入林中。这是龙虎山一脉的规矩，见长辈的时候，除非万不得已，不得驾遁光到长辈身前。

林中的景致更是清幽，地面上铺了薄薄的一层松针，间或有一朵小花从地上长出来。走了一会儿，林木逐渐稀疏，林地中间，现出一片空地，空地中央是一块怪岩，岩身看上去是黑色的，但若仔细一看，似乎有烟云在其中流动，如同黑色的水晶一般。在这黑岩周围，九只鼎围成一圈。

本代天师张正常正坐在怪岩前面的一个蒲团上，林静常赶忙上前去行礼：“天师，弟子林静常回来了。”

张正常含笑道：“静常，你好像又长大了许多。刚才你玄阴真火一动，修行看来也精进不少。青牛子道长的内丹想必与你本身真火已经是融合无间了，如此轻松就能转动门上那阴阳鱼，即使是你师叔他们也不一定能做到。”

林静常道：“多谢天师。”说完抬头看看周围的几尊鼎，道，“这就是三年前从地府中取到的神州九鼎吗？”

“正是那神州九鼎。当时你昏昏沉沉，没有真正看清楚这九鼎，今日

不妨仔细看看。”

林静常问这话的意思，不是想知道这神州九鼎到底是什么样子，而是想问另外一件事，但天师既然这么说了，也只好看了几眼那些鼎，除了觉得样子很古朴以外，也没看出到底有什么出奇之处。

天师一笑：“静常，别人争夺天下的时候，常说‘问鼎之轻重’，问鼎中原也是这个意思。你现在问鼎，恐怕是另外有原因吧？”

林静常尴尬一笑，天师又道：“这次让你直接到我龙虎山后洞来，正是要跟你说这事。”说着，天师回头一指那黑色的怪岩道：“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”

“弟子不知。”

“三年前，你的同伴，那个叫灵儿的姑娘，现在正在这里。”

林静常一听，身体大震了一下。他隐约猜到了什么，但始终没敢问出口，此刻天师就这么说了出来，他一时不知该作何言。

天师徐徐说道：“这东西是当年你们师祖从北极极寒冷之处寻得的一块陨铁。陨铁来自星辰，本来在空寂中阴冷沉寂，自空坠下后由极冷到极热。一般陨铁落地就会被化掉，即使不化，经此一冷一热，基本也就灵气全失。唯独这块陨铁，落在极寒之处，火未内烧，灵气未泄之下又被寒气封住。师祖取回来以后，也不知道如何用，只好把这东西做成宝盒，用来养采来的灵药。”

林静常张大了嘴，不知道说什么是好。

天师又道：“你上次出山采药以后，我看你那同伴的真身似有变化。世间传说天师的符咒灵药可以起死人而肉白骨，实际如何，你也是知道的。我用镇神符镇住她真灵不至散失，用九天莲心丹护住她的身形。但符咒与灵丹亦非万能，如何可以长久支撑？所以，为师只好开启这陨铁神匣，把灵儿放入其中。”

张正常还未说完，林静常眼泪已经是夺眶而出，扑到张正常膝头哭道：“多谢天师！弟子，弟子……”

张正常抚摩林静常的头道：“静常，我们道家弟子，见到平常人有难



尚且要相救，何况是……唉，这也是前世的缘分。”

林静常听得这话，眼泪更是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张正常知道，自己这个大弟子虽然这几年道行精进，而且也多在外面历练风雨，但心中始终还不是个大人的样子。平日自己在外行走，回到山上又是师兄，多少要显得少年老成，这些日子恐怕是憋屈得很难受了。

等到林静常眼泪稍收，张正常才又说道：“这次你师弟静明进境神速，已经开始炼鹤翔丹了。鹤翔丹一成，加上这次你采回来的人形草芝，为师用先天大法结坛招魂安神，灵儿一定可以回生。”

林静常喜道：“太好了！”

张正常一笑：“看你这样子，听见人家姑娘回生就高兴成这个德性，眼泪都还没干呢。这个样子，谁相信你是我的弟子？”林静常用袖子擦擦眼睛，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。

回忆

第二章

SHEN
MO
JI

三年前地府一战，林静常把灵儿留在原地，自己驾遁光冲到道广、道机他们所在之处。道广与蒋千丈已经斗在了一起。

道广的法火不断从黑杖头上涌出，如同潮水一般向蒋千丈涌去。蒋千丈上次在龙虎山失了法刀以后，看来是没有什么东西可用，竟然用筷子扎成一把在那里点点划划，筷子上不断甩出一点点的白星，迎着法火而去。说也奇怪，每点白星必然迎上一朵法火，然后就是“砰”的一声变成一团白色的东西掉在地上，法火也同时熄灭。

林静常遁光落在师叔镇元子身边，镇元子喜道：“静常，你没事吧？”

林静常道：“弟子没事。您几位终于来了。您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”

镇元子道：“说来话长，一会儿说不定你师父也会赶来。”

林静常喜道：“师父也过来？太好了。”

“好什么？今日到底如何是个了局，现在还真说不准。”

道机在旁边道：“这有啥说不准的？我们赢了，天下动几年刀兵之后归于一统；他们赢了，蒙古皇帝继续在中原做他的皇帝，大家倒霉。师兄，你还真有耐心，还在陪这个傻家伙爆米花吗？”最后一句是对着道广说的。

林静常一看，也差点笑了出来。原来蒋千丈用来抵御法火而从筷子上发出的白星竟然是法米，遇上道广黑杖上的法火，自然是变成了爆米花。道广也早就不耐烦了，黑杖一收，反手划个弧线担于两臂之间，双手法印一领，大蓬光柱从身后飞了起来，如同流星过渡一般向蒋千丈飞了过去。正是性命交修的“过天银虹”天梭针。

上古修真之人，男人炼剑、女人炼针防身，但后来女人也有炼剑的，男人也有人炼针。男人炼针不是那种小针，而是如同织机上的梭针，体大而凶猛。道广天梭针一出，就是等于已经不屑斗法，是要用性命交修的功力与蒋千丈决一高下。

蒋千丈也是识货之人，一声怪叫中，手里的筷子飞将出去将天梭针挡了一下，双手一合之下，全身冒起血雾。筷子虽然是法筷，毕竟是竹木的根底，被天梭针一劈而断，落在地上。天梭针稍微一顿，又朝蒋千丈扑了过来。蒋千丈求的就是这一瞬的时间，全身血雾已然涌发而出，天梭针一下穿入了血雾中。

镇元子道：“不好！”

林静常奇道：“如何不好？”

“这已然不是斗法了，而是必死之术！”

林静常不明所以。

天梭针穿入血雾后，血雾越发浓重，刚开始还能看见针上的光芒，一闪之下，针光就被血雾包裹住，一点都透不出来了。蒋千丈浑身一抖，全身衣服落地，本来排教中人终年生活在水上，风吹日晒，皮肤大多黝黑，但似乎是血已化雾喷出的关系，蒋千丈通身雪白，没有一丝血色，竟然如同被吸血鬼吸干了的死人一般。血雾在他身前凝成一个大球，如同活物一般不断蠕动，好像里面有东西想破球而出。

道广那边也是脸色大变“好你个蒋千丈！化血大法竟然如此了得好，既然你拼了你的命，贫道也奉陪到底！”说话间，法诀一紧，昊天正气凌空催动天梭针，针光在血球里面暴涨，把整个血球照得晶莹剔透，似乎那血球是红玉所制一样。

蒋千丈一见如此，雪白的脸上一副又惊又怒的神情，双手在自己胸口一摞，胸口开了一个洞，心自洞口飘出浮在半空，从心中现出七点血珠，每个都有拇指大小。蒋千丈大喝道：“心血七溅，排教永兴！”一点血珠飞到大血球上展开，眨眼就把血球包住，天梭针光芒又暗了下去。

道广见状也闷哼一声，法诀向前一指，一道真气从印堂发出，天梭针光芒大盛，有两道光芒的尖头已经出了血球。蒋千丈一咬牙，剩余六颗血珠中的五颗也包裹了上去，一下子大血球整个黑了下来，天梭针的光芒一点也看不见了。但蒋千丈的脸色已经不是白了，而是近乎透明。

道广全身一震，捏法诀的手几乎松开，全身似乎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向后推，而他正拼死抵挡一样。他知道，蒋千丈的化血大法施展到这个程度，已经出到七滴心血的六滴，几乎就是出尽全力了，今天一战，不是他死就是我亡，再无回头的余地。自己不出全力，看来很难在蒋千丈的拼死一击下全身而退。如果自己的天梭针被化血大法毁去，这法宝与自己性命相连，针毁必定人亡。

想到这里，道广法诀一松，黑杖铮然落下，一纵遁光直投入了血球之中。旁观诸人大惊，知道道广此举是与天梭针合一，以多年的昊天正气与自己的法身催动天梭针破血球。蒋千丈也知道这是千钧一发的时候，催动血球运转，打算用自己的血毒与多年的法力配合，炼化道广。

道广一进血球中，丝丝光芒就从血球里透了出来。明显可以看出，道广毕竟修为要深得多，尤其是邪不压正，昊天正气是道门正宗，不是邪术可以抵挡的。蒋千丈一看这个光景，狂叫一声：“今日死也要拉上你！”最后一滴心血光芒暴涨中向血球中间打去，他本身向后倒去，脸色全变透明，竟然可以看见头骨。眼见是拼了最后一滴心血，想与道广同归于尽。

正在此时，大血球中的光芒已然全盛，光焰万道中，血球崩散。道广立在半空，周身为天梭针光芒交织笼罩。那一滴心血穿过崩散的血块，向他印堂打来，正撞上天梭针的光芒，一下子爆散开来，整个光笼又变成血色。血色一闪不见，道广也从空中摔了下去。

道机赶忙上前扶起道广，只见道广满身浮现出血色的斑点，人已经昏迷不醒。道机知道，这是在道广收法的时候，那滴心血随天梭针收入了体内。化血大法以毒物炼就，道广一个没当心，已然中毒很深了。

道机赶紧把一颗丹药塞入道广口中，一点其咽喉，丹药下入腹内。那边全真两道士也过来看看蒋千丈的尸体，相互摇摇头。

道机站起身来，对全真两道士道：“这次不是大家切磋道功道法，而是性命相搏。下面是两位来呢，还是那位印度的大师上？”

王守静道：“我兄弟二人本来确实不愿意蹚这混水，只是因为当年我创派的祖师与蒙古皇帝旧交深厚，所以这次也不得不出来帮上一把。除非不得已，我兄弟还是不愿意与同道中人为敌，何况你我都在京师，将来留点见面的余地也好。”

道机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请两位站开一些，我来请教这位印度大师的修行。”

那边苦修大师也缓缓起身，向道机双手合十施礼。

道机还礼之后道：“这事其实与大师无关，还是请大师回去印度好好修炼吧。”

王守静在旁边道：“这位苦修大师似乎不会说话。”

道机一笑：“看来是不经过这关是不行了。”话音刚落，苦修大师穿在肩胛骨中的铁链无风而动，“哗啦”作响。几人都是一愣。就在这一愣之间，苦修大师额头之上的黑眼突然出现，寒光迸射中，一道白气喷出，如旋风一般向道机而来。

道机是何等人物？乾坤钵盂出手，一接之下，白气就被收入了钵盂当中。但似乎是烫手一样，道机赶紧把钵盂抛到了地下。再看道机的手，已经白了一块，似乎被冻伤了一般。说时迟那时快，苦修大师全身一震，身侧又长出两臂，四手分别持大剑、弯刀、降魔杵、摄心铃四件法器，纵身就扑了上来。

道机也是吓了一跳。要知道高人斗法固然有飞天遁地、灵动如羽毛者，但这么直接就扑上来厮打，似乎确实很少见。但道机毕竟多年修炼，

左手道袍卷处，如同一面布盾般挡开两件兵器，右手抽出发簪一晃成剑，与苦修大师就斗在了一处。

周围围观几人面面相觑，王守静对师弟赵守常苦笑道：“自从贫道开始修行以来，这个阵势可真是少见得很了。”

对面镇元子也摇头道：“毕竟是番邦人士，哪里有这么斗法的？这跟莽夫打架有何区别？”

林静常毕竟还是小孩心性，看见两人打得热闹非凡，尤其是苦修大师四手四兵器，如同车轮一样转着向道机打去，而道机左手拿道袍袖子做盾、右手剑法凌厉，也是丝毫不落下风，真是好看得很，似乎比刚才道广与蒋千丈的生死相拼还要刺激热闹些。

两人打得如同风车相似，修道之人即使用普通功夫打斗也与常人相差甚多，不但纵跃起落远远高于常人，就是一招一式也与世间所传的功夫不同。尤其是苦修大师来自印度，印度瑜珈术讲究的是肢体与常人完全不同，所以其打斗起来，招式往往从意想不到的地方打过来，诡异万状。道机上来两下就差点被降魔杵与大剑打上，幸亏他也是修炼多年，左手大袖化盾遮挡的地方又大，才没有受伤。

但苦修手大师中尚有一个摄魂铃，铃铛一晃之下，旁人没有听见声音，在对局当中的人却苦不堪言。那铃声如果就是响也就罢了，偏偏挥舞起来的时候，一会儿响如洪钟，一会儿又全无声息，毫无规律可循，对人心神扰乱的作用非小。

道机虽然定力深厚，但这种铃铛的声音也经常让他分神。本来苦修一剑挥来，同时铃铛一震，但有时候剑杵挥过来，铃铛却没了声音。道机这里还在等那一声铃响，结果竟然没有，一愣之下，差点就被回转来的弯刀砍中。道机大怒之下，剑光如流星一般穿梭来往，几乎用剑光把苦修围了起来。

道机剑光越来越快，苦修大师一条胳膊自然是抵挡不住。但毕竟是四条胳膊一起动作，何况还有两条铁链在身，一时半刻之间守得滴水不漏。道机看这也不是办法，猛然剑法一慢，漫天剑光全消，一把剑竟然



粘住了苦修的四件兵器，一转之下带到了外门，然后道机剑光一点，直奔苦修的面门而去。眼看这就算胜了，道机却像猛地被甩出一样，飞出数步。那把剑似乎插在了苦修的嘴里。

原来道机一剑下去，苦修眼看无法抵挡，竟然扭头一口把剑尖咬在了嘴里！道机惊讶之下，一个不防备，被苦修一甩之下，剑脱手，人也被甩开了两步。

道机手握法诀正要与苦修再见高低，只见苦修并未追击，而是放下手里的剑，按住道机宝剑的云头往下一插，直接就把寒光闪闪的宝剑自咽喉一直插到了肚子里。旁观诸人都是一惊。道机笑道：“一把剑而已，想要就给你罢了，何苦这么着急地吃到肚子里？以为是牙签呢？”周围几人正要笑出来，苦修大师脸色一变，张口就是一道红光向道机喷来。道机赶忙闪开，那道红光落地“吡吡”作响，一会儿就变成了暗红色，竟然像是把道机宝剑熔化了以后，作为铁水喷了出来。

道机一见之下，也收起了嬉笑之态。能够瞬间化铁熔金，在练过纯阳真火的道术之士眼中，倒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本领，但那是凡铁凡金。道机这把剑虽然与玄阴剑、碧游剑无法相提并论，但也是多年修炼的东西，说毁就毁，这个修为就很是厉害了。

道机正在盘算如何取胜，转头一看，苦修大师吐出铁水，双肩一晃收了法相，走到旁边坐下了。道机一头雾水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这就不打了吗？”

王守静道：“苦修大师就是这个脾气，占了上风就完事，只要赢一点就回头。”

道机怒道：“哪里就算他赢了！来来，我们再比划一次！”苦修坐在那里摇摇头，看来是死活不打算再站起来与道机比了。

道机一琢磨，不怒反笑道：“也好，如果他真的赢一次就罢手，是不是我们做什么都不会再管了？”王守静一愣，猛然想起，苦修大师如果真的稍微占上风就收手，往下的责任就是自己师兄的了。

道机转头对王守静道：“你们师兄弟是不是也要阻止我等进阵？”王